

吴沃尧 著

二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8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 著

• 8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第一回	
楔子	1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5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14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荀观察致敬送嘉宾	23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30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37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账钱侩大遭殃	44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51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59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陵同族人	65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72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79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赌赃物暗尾佳人	87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95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102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110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118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125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132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139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146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154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62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170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78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87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95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203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211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手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219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227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236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243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252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260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269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278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287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96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307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317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326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335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344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352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360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368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376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384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393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402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411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421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429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437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445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453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461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469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477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486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495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504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512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521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530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539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嚣威打破小子头……	548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557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566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57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584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593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602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贽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612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621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630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638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647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656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665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672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能	681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玷岭属他人	690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699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708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717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726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736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746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755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765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远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774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784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793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802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812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822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831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840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850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859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868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877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887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迂莺出谷.....	898
第一百七回	
覩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907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917

第九十五回

荀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荀才自从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之后，腰缠也满了。这两年当中，弄了五六个姨太太。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也长到十七八岁了，又娶了一房媳妇。此时银子弄得多，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他便心满意足了。

不料当到第三年上，忽然来了九省钦差，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赋的。那钦差奉旨之后，便按省去查。这一天到了安庆，自抚台以下各官，无不懔懔栗栗^①。第一是个藩台，被他缠了又缠，弄得走头无路，甚么厘金咧、杂捐咧、钱粮咧，查了又查，驳了又驳。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外面虽是雷厉风行，装模作样，其实说到他的内情，只要有钱送给他，便万事全休的了。藩台得了这个消息，便如法泡制，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回上去的公事，怎样说怎样好，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

钦差初到的时候，荀才也不免栗栗危惧，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方才放心。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他却才一封咨文到抚台处，叫把银元局总办荀道先行撤差，交府厅看管，俟本大臣彻底清查后，再行参办。这一下子，把荀才

吓得三魂去了二魂，六魄剩了一魄！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佐闡狼狈为奸所积聚的一注大钱，万一给他查抄了去，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当时奉了札子，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他那位小少爷，名叫龙光，此时已长到十七八岁了，虽是娶了亲的人，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除了吃喝嫖赌之外，一样也不懂得。此刻他老子苟才撤差看管，他倘是有点出息的，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一天到晚，躲在赌场妓院里胡闹。苟才打发人把他找来，和他商量，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龙光道：“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怎么样的做弊，我又没经过手，这会儿出了事，叫我出来打听些甚么！”苟才大怒，着实把他骂了一顿；然而于实事到底无济，只好另外托人打听。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所以他的人缘还好。自从他落了府经厅之后，来探望他、安慰他的人，倒也络绎不绝。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节，悄悄的告诉了他。苟才便托了这个人，去代他竭力斡旋，足足忙了二十多天，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好钦差，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苟才把事情了结之后，虽说免了查办，功名亦保住了，然则一个银元局差使却弄掉了。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安慰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

幸得抚台宪眷还好，钦差走后，不到一个月，又委了他两三个差使，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如此又混了两年，抚台调了去，换了新抚台来，苟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幸得他宦囊丰满，不在乎差使的了。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兼且

得了个怔忡^②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在安庆医了半年，不见有效，便带了全眷，来到上海，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遍处访问名医；医了两个月也不见效，所以又来访继之，也是求荐名医的意思。已经来过多次，我却没有遇着，不过就听得继之谈起罢了。

当下继之到外面去应酬他，我自办我的正事；等我的正事办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我不知他谈些什么，心里熬不住，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他已经不认得我了，重新谈起，他方才省悟，又和我拉拉扯扯，说些客气话。我道：“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要因我出来了打断了话头，让我也好领教领教。”荀才听说，又回身向继之汩汩而谈，直谈到将近断黑时，方才起去。我又问了继之他所谈的上半截，方才知道是荀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就亲，听来的一段故事，今日偶然提起了，所以谈了一天。

你道他谈的是谁？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那位汪中堂是钱塘县人，正室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都住在钱塘原籍。把自己的一个妹子，接到家里来当家。他那位妹子，是个老寡妇了，夫家没甚家累，哥哥请他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他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内外界限极清，是男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鸦头们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上他一个徽号，叫他迁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迁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禀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义方^③，因此内

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处，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是无论甚么庙都要到的；迂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甚么寺，是他烧香所在，其余各庙，他是永远不去的。

有一天，他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稟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迂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到。迂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个巴掌，问道：“你做纱披风给谁？”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及至迂奶奶问了出来，方才知道。回道：“这是媳妇要用的，并不是给谁。”迂奶奶道：“他没有这个？”孙少爷道：“有是有的，不过是三年的东西，不大时式了，所以再做一件。”迂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陪不是。迂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鸦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的去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迂奶奶道：“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耳边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时式咧，做了又做。三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式了；我穿的还是二十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姑太太道：“少奶奶说了半天，倒底谁做了甚来啊？”迂奶奶道：“那年办喜事，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罢，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就够穿了。叫甚么少奶奶嫌式子老了，又在那里做甚么实地纱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姑太太道：“年轻孩子们，要时式，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来罢，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迂奶奶道：“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甚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时式，要好看？我也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心里老大不快活，冷笑道：“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多件把披风算不了甚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做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人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迂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道：“好，好！怨得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凭你腰把子再硬点，是没用的！”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上来，说道：“少奶奶这是甚么话！他是姓汪的人，化他姓汪的钱，再化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甚么腰把子！”迂奶奶道：“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发作起来，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里，把迂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

那位两广制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寺僧名某某，不守清规，祈速访闻，提案严办，余俟函详。”共是二十二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甚事，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得人“不守清规”四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甚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刑名老夫子商量。老夫子道：“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代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到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方法。好得他有‘余俟函详’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父台④以为如何？”知县也没甚说得，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传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堂，回想这件事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甚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押起来，明天再问。

谁知到了明天，大清早，知县才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孺人⑤迎接款待。迂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父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迂奶奶先开口道：“听说老